

欽定三國志

魏

卷七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

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

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

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

爲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

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

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

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

兩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間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

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

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

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己死明與張楊合紹日紹訊問知布尙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

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

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

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旣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

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

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

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

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

邈從布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昔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南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邈邈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尙京兆人也尙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尙獻帝初爲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尙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尙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尙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尙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溺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人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

夙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狀與性
遂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
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
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
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
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
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
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
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廂
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直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
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索
布許之術遣使韓盾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
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
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
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猶
還絕婚械送韓盾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往并令奉

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

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途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登見太祖因陳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

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勲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

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勲大破敗

九州春秋

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勲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勲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咤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

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
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
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
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
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
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賤上禮貢良馬五
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
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
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
霸畏布引還抄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
布和

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
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
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覺著泗水中
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
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之若耶投石
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
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

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

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
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
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
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
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
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
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官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
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
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
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
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
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
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
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

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

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

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

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

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

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